

女 病 話

「民国」宣永光◎著



「民国」宣永光◎著

安邦治國

世園書局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妄谈疯话 / 宣永光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-7-5104-0837-3

I. ①妄… II. ①宣… III. ①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.1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2759号

妄谈疯话

作 者: 宣永光

责任编辑: 辛 然

封面设计: 点石堂·孙丽莉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[http://: www.nwp.cn](http://www.nwp.cn)

[http://: 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330千字 印张: 23

版 次: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0837-3

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

题 词

所发言论无不是全国同胞堕落之真病及实弊。

——滦县邓毓莲

老宣疯话，可称人类格言，社会警钟，医世针砭，照妖犀火。不佞每日读罢疯话后，不独郁结之气，顿觉舒畅，即乏味不开之食量，亦增白饭两碗，尝闻少陵诗可愈疟疾，陈琳檄能驱头风，美哉斯言，信不我欺。

——唐山顶寒

不慑当道之忌，不阿流俗之好。

——北平林东湖

每读快论，有如多年积痒为之一搔。

——滦县朱意防

句句切中时弊，段段纠正人心，对症下药，扎针见血。

——效忍斋主人

疯话好处在哪里？就在能为人泄愤。

——罗秉南



本来，人们说话，必须要有分际。领导民众的，要说空话说大话；攒挤门路的，要说好话说软话；为人师表的，要说废话；受人教训的，要说狂话；对于朋友，要说假话；对于尊亲，要说瞎话；事关利害，要说模棱话；事不干己，要说风凉话。这才是识时务的俊杰。老宣先生，舍此类有用的话不说，一定要说些实话与直话，又什么天理话良心话，自己受了人家的厌恶，还居然自喜地以为自己很会说话，由此看来，老宣先生，确也有些半疯儿。

——马镜澄

书斋有奇宝，长坐四维中；敢秉春秋笔，何殊夏禹功；所谈无一妄（指《妄谈》一书），其话不曾疯；为问宣南客，伤心几辈同。

——万南溪

愤世如刘骂，变时似贾吞；针针皆见血，语语痛惊魂；泪洒斯民涕，文崇吾道尊；滔滔何处是，予欲噤无言。

——李遽庐

疯话一书，可称为治国治家治身之良剂。

——王锡满

举世皆浊，凡事无不令人发指，独一阅我公伟论，积年养疥，得之一搔，殊令人拍案称快。

——张熹光

参合新旧之说，不偏不倚，适得乎中。

——马倚衡



牖民觉世，能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者，疯话一段庶几斯人。

——新城无名氏

盼望先生将来成一个有力的宣道者。

——烟台文评君

示全国以正路，不啻暮鼓晨钟。

——正定何子居

理有真诠，意无虚构，洵为深切。

——马头沟马仁涛

我想老宣在说疯话那时，一定是咬着牙，瞪着眼，心里燃烧着，全身血管涨着，在那一刹那间就承认他是真疯也不为过。

——天君

俾闻足戒而言无罪，虽由笔妙，然亦悉从困心衡虑出，先生之志苦矣。

——廖葆尼

独具只眼，卓见卓识良知良能之血性语。

——李退厂

以舆论改良社会。

——涿鹿李仲颖

国病只要有魂即有救方，疯话是拘魂的大神咒。当道能采纳，则是大明咒；国民能奉行，则是无上咒；家庭能采为训，则是无等咒。

——广权



降邪说，济时乱，继六经之绝响，述孔孟之独唱。

——古渝李华仁

寸有所长尺有短，优劣本不分明，假作真时真作假，是非原可变更，考史经，三人言成虎，众口可铄金。马瞎人盲，且鹿可为马，犬可名羊，疯否无定衡。忆昔日纲常名教大伸，孰敢稍涉暴横，倘或一言犯忌讳，目为邪说横行，近百春，时殊而势异。伦理极贱轻，老宣虽疯，行确未疯，谁醉究谁醒。

——徐沟殷仲良



老宣序

实报社社长老管请我每天作一篇文字，登在《实报》上，补一补空白。他这种提议，简直是令老鼠耕田，使鸭子上架。因为我原是一个滥竽充数的教书匠儿，只能用之乎者也或 A、B、C、D 欺骗年幼的学生，若对各级的阅者，张牙舞爪地大开话匣子，不但没有这种天才，更没有这种经验与学识。并且我正在努力奋斗，为我自己谋幸福的当儿，也没有这种闲心。然而老管既诚心拉我跳火坑，我若屡屡执拗，未免就要得罪朋友。我暂时只好勉强硬凑几句“疯话”，搪塞一下子！

以上几句话，是去年十月我在《实报》第一天与读者相见的开场白，到现在，已经六个月了，疯话倒也说了不少。管先生又来向我提议说，有许多读者，要求将已登的疯话，印成单行本，问我意下如何？我说：“只要你不怕赔钱费力，我当然不怕丢脸招羞。”至于疯话是否配印成书，那是活该！任谁说什么，我满不在乎。是为序！

中华民国第一甲戌阳历三月二十五日

老宣识于北平东城寄庐之“宝四维斋”



写在后面的后面

老 宣

我一生的大毛病，就是模模糊糊。说话，语无伦次；作文，八倒七颠。并且我的笔迹，更是奇形怪状，写完简直连我自己也认不清楚！因此稿子一交到“手民”手里，他们就皱眉瞪眼，以致生出错中之错，误中之误；第二日登出报来，有时竟在一条之中，漏去数十个字之多。这次既要將我的东西印成单行本，我只好再校改填补，并请我的朋友梁思孝，重校一遍，以辨鲁鱼而免读者生气。不过，老梁也是一位模糊先生，他校了之后，是否还有错谬，我不负责任！

至于管张二位，捧我不合事实之处，预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，我誓死不能承认！要知香臭、好歹、邪正、上下是要由实际而断，不能强加硬改！譬如她们每月的必需品，虽经药房尊呼为“妇女之友”，名称是冠冕堂皇了，然而终不能代替摩登人士所戴的卫生口罩用！到底，“妇女之友”还是月经带；心清似水吐气如虹的老宣，还是不学无术昏天黑地的疯子！



老宣供词

自拙作《疯话》问世以来，承读者不弃，屡以不佞之真实姓名年龄籍贯及现状见问。不佞愈不答复，问者愈催促不已。几有法吏讯盗“若不从实招来，难免老爷生气”之势。不佞狡展无术，只好自将丑史，全盘托出于左：

不佞氏宣，名永光。今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。乳名和尚，学名金寿。民元十月投考陆军预备学校时，始改今名。朋辈屡以老宣呼之，因以为号。祖籍鲁之青州，迁于浙之余姚。明末，在浙之一支已传至八世。八世中有洞出公者，宦游北上，入籍滦州（今改县）。及不佞之身，已十一世矣，故不佞为绍兴师爷之后。先父字若眉，居名笃斋，人称笃斋先生，系廪贡生，候选州同，曾佐张腾蛟军门戎幕，以耽于理学，不合时尚，穷老授徒以终。先母氏吴，同籍滦州，生先长次两姊及不佞三人。不佞九龄入塾，受业于家庭专馆教员石杏村先生。前清光绪二十四年，入本县教会学校成美学馆，习英语与科学；二十七年，入北京汇文书院为“洋学生”。在校时，以读书为桎梏，以欺骗师长为能事，屡屡攀墙越屋私出游玩，永不与诸同学合群为伍。入礼拜堂即暗读小说，有时亦喃喃颂祷，假冒信徒。进自习室即滥写情书，兼习绘事，尤精于某种图画。幸天相“恶”人，不佞虽不务正，而各科除算术外，无不及格。算学虽为不佞所深恶痛绝，然以巧弄计谋之故，亦可勉强够分。三十二年冬，即步入社会与书本绝缘，且以父歿乏资，未能出洋“镀金”。彼时人才缺乏，事浮于人。不佞遂自命为先知先觉，目空一切，朝辞一职，夕即有人约聘。五年之中，所改职业至七种之多。仅以邮政一事而言，不佞若肯耐守至今，位置已可超出邮政务官以上。入民国后，历充第一、第二陆军预备学校、汇文



学校、民大、华大、朝大、北大、铁大、平大农学院等校之教员讲师，以历史地理英文三项，误人子弟。就中以 A、B、C、D 骗人之时最多。又滥竽于政军二界，为中下两级官佐。现年五九加四，身高四尺八寸，体重百十八磅，面黄瘦无发，状如鸦片烟鬼。天性刚愎顽劣，易喜易怒，贪食而无量，好色而无欲。三餐无肉则哭，半日无妻则弗。元配本县龚氏，继娶北平赵氏，均旗籍人，此即不佞幼年好谈排满之果报也。不佞因罪孽深重，不自殒灭，祸延子嗣。龚氏仅遗一女，嫁已三年。去冬，赵氏流产一男，形体未全，好赴修文。今仍奉祀于某大医院中，可谓典型犹在。龚氏于民廿一，驾返瑶池，享年七七有二，生时暴烈善怒，不佞畏之如虎。赵氏系民廿二，迎娶过门，芳龄四八又四，天性刚猛多疑，不佞怕之如神。不佞奔驰南北东西二十余年，既未从事革命运动，又未为国为民谋求幸福。蹉跎至今，不但将祖产变作挥霍之资，至此时衰力竭之年，一旦失业，即有断炊之虞。不佞现居东城某巷，赁舍八间。日以吃饭睡觉浇花养鱼弄猫戏狗为事。每日食米饭二小碗，用菜二大盘，吸纸烟两盒，饮浓茶六壶；大便二次，小便二十余次。饭饱水足，即倒身一睡；日夜共睡十二小时。且好洁成癖，将大好光阴，多耗于洒扫盥浴刷牙濯足之间。虽有藏书之癖，苦无读书之心。喜集碑帖，而无观摩之志。近三年来，学校中若有校长，肯为保镖，不佞即“倒”执教鞭，对付些时，否则即勉强撰稿，售之报社，造谣惑世，骗取金钱。合计平津两处稿费，月入百元左右，足敷生活购书浪费与还债之需。绝不为未来之少爷小姐，遗下分文资产。至愚夫妇养老之资，唯托诸于上帝老天爷而已。所供是实，再有问者，恕不答复。



跳加官

我这本东西，十之八九是我的鄙见，十之一二是洋人的唾余。我原是来自田间的人，虽在学政军三界混了二十余年，只因幼不好学，长而懒惰，奔走衣食，更无暇读书。至于什么叫“文坛”“武坛”，我全不知道。什么为“前提”“后提”，我更不晓得。什么是“唯物论”“辩证法”，我不了然。哲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、理论学，我不明白。“旧圈点”“新符号”，我更是模糊。那么，我说的话当然语无伦次，作的文必定文白混淆！所以我这本东西，既以我的成分多，洋人的成分少，我只好用强奸包办的恶例，本着我自己的见解，笼统称之为妄谈！我这本东西的内容，在《图画世界》及《北洋画报》，断断续续的，登了七年之久。三四年前就为嗜痂的读者，请我合拢起来，印成单行本。那时我的脸皮还薄，屡屡不敢灾梨祸枣，现今又苟活几年，脸皮又厚了许，又因失业甚久，穷极无聊，将已披露的，略加整理，印成书的样子，骗些钱花用！我所说的，颇有拗理悖情之处，也不过是“姑妄言之”，读者可姑妄阅之！认为讲经说法亦可，当做鸡鸣犬吠亦可！反正，论我这若存若亡的良心(?)，我是对两性任何一方，绝无恶意的。所以骂我也好，打我也好，抄我的家，灭我的门也好，任听尊便，我毫不抵抗！不过，若不将全部阅完，细加思考，就请“免开尊口，免动尊笔”。

我本想为我这本东西，请几位朋友题字，烦几位“社会之花”作序。可惜我的朋友，全不是圣人，又不是要人，且不是学者。他们的大名，既未见过经传，报上也未给他们作过起居注。纵然他们对我，有求必应也不能提高我的价值，也不能替我辩护，说我的妄谈不妄。譬如一块烂铁镀上金，一团狗屎



擦上粉，不但不能增光，且是作践材料。至于“社会之花”，我既穷而且丑，讲不起社交，更不肯拜倒旗袍之下，摇尾乞怜，而劳她们的玉手，所以序文与题字，只好由我一人，大包大揽，自拉自唱！

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
滦县老宣自叙于北平东城之寄寓

目 录

题词.....	1
老宣序.....	5
写在前面的后面.....	6
老宣供词.....	7
跳加官.....	9
妄 谈.....	1
一、论男女	2
二、论情爱.....	42
三、论婚姻家庭.....	48
四、论性爱.....	83
疯 话.....	89
一、论民国社会.....	90
二、论民国官场.....	155
三、论人生.....	221
四、论民国文化.....	275

安 謀





一、论男女

说女子是卑贱的男子，是卑贱他自己。因为他不敢不承认是女子所生的。

无男不能有女，无女岂能有男。男女两性，叠为因果，互相化合。父精母血，构成人类，缺一不可。若说男尊，男由何生？若说女卑，女由何来？卑的岂能产尊的？尊的又焉能生卑的？凡主张男尊女卑的，全是忘了身所来处！

男女的分别，无异于狗之与猫，各有各的用处，无论怎样改造，也不能失去了原性。用女子做男子做的事，如同用猫做狗做的事。以狗捕鼠，以猫守户，非但不能胜任愉快，反要生灾惹祸。

毕达哥拉斯说：“女子有两种眼泪。一种是悲泪，一种是诈泪。”

美人是眼中的极乐世界，是心灵的模范监狱，是财产的消化机器。

维克多·雨果说：“男子是女人的玩物，女人是魔鬼的玩物。”

妇女所最痛恨的男子，多半是她当初最喜爱的。

在未开化的国里，男子争夺女人；在文明的国里，女子争夺丈夫。

深通书理的男子，绝胜不过深知男子的女子。

英国俗语说：“蔷薇花全有刺。更可惜的是那刺永不凋谢。”（美人多半有恶性）

美人类似蜘蛛，能用巧妙难防的法术，使不加谨慎的男子，在不知不觉之间，就能投入她的罗网里！

世人对于妇女，皆存一份宽恕的心。假若她是一个美人，更无不可宽恕的了。

好颂扬妇女的男子，是不明白她们的；好讥评妇女的男子，是一点不明白她们的！



日本古语说：“天下最难处的，就是妇女。你若谄媚她，她就自骄。你若打骂她，她就哭泣。你若杀害她，她的鬼魂就要作祟。最好的法子就是爱她。”

男子能为别人守秘密，多半不能为自己守秘密，女子则反是。她虽能泄别人秘密，却能保自己的秘密。

若男子能使他的女人看他如神圣，自然是精巧极了。然而女人若能使她的丈夫，自信她看他如神圣，更非机巧出群聪明绝顶的女人办不到。

某有名的哲学家说：“远观妇女，多属可爱。然若近观，每多令人失望。假若再细加近观，你就知道她们真是可爱！”

女人用胭脂，是遮掩她们含羞的。

对于新彩画的墙壁与好涂脂抹粉的妇女，要加谨慎！

妇女对于增加美丽一事，能受种种不堪的痛苦。

最注意她容颜的妇女，多半是没有好容颜的！

旧派的女子，在结婚以前，在家里等候相当的人；新派的女子，先结婚，然后等待相当的人，然后再离婚。

女子穿美丽的衣服，不是使男子喜悦的，是使别的女子烦恼的。

男子说：“知识是权力。”女子说：“衣服是权力。”

使丑妇人忘了她丑，使美妇人忘了她美，那是不容易的！

注意修饰身体的妇女，多是不注意整理家政的。

使妇女爱全国易，使妇女爱一人难！

遇着婚丧或宴会的事，男子都是想我当说什么，妇女都是想我当穿什么。

英国俗语说：“监视一筐跳蚤易，监视一个女子难！”

妇女对于衣服，今日所能穿的，绝不肯等到明天。

恶妇如脚上的刺，若不经一番痛苦，是拔不掉的！

人不能按一个女孩子所穿的衣服，断她丈夫的贫富。

男子穿衣服多是为防御自己身体的，女子穿衣服多是为攻击别的女子的。

妇女生来是胆怯的，假若使她穿上好的衣服，她就自信她有了武器了！